

消逝的白鸽

作者:方华

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无数,可记忆最深的,却是一位不知姓名的老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生活的那个丘陵地区,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小学,穷困、坎坷遥远的路途、以及当时农村人对教育的不重视,让许多孩子上不了学。在我刚刚达到受教育的年龄时,生产大队将邻村一座废旧的祠堂腾了出来,做了校舍,周围几个村子的孩子终于有了就近上学的地方。

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个班。几十个孩子挤在祠堂的大厅,课桌椅全是学生自家带来的,宽窄高底新旧不一,有的甚至是砖头土坯搭起的一块木板。

老师是大队书记领进来的,闹哄哄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天啦,这不就是电影《林海雪原》中的"小白鸽"吗?皮肤那个白呀,眼睛那个大呀,眉毛那个弯呀。忘记了大队书记说什么以及何时走的,只沉浸在惊艳一瞥里。

"小白鸽"上课了,羞羞怯怯的,眉眼里有着一丝忧郁。她先是给一年级的上,再二年级三年级,一直上到五年级。给一个年级讲课,其它年级的学生就不安心做作业,不一会,课堂就一片混乱。开始,"小白鸽"说两句还能制止,后来就不行了,有大学生还将小一点的学生弄哭。

"我看你们谁再哄!"冷不丁地就在门口出现一个留着"马桶盖"(当时特有的一种像一个盖子盖在头顶的发式)的年青人。他铁青着脸,怒目相向,你们像小土匪见了"座山雕"一般地安静了下来。以后,每遇"小白鸽"控制不住时,"座山雕"总适时地出现,以至你们闹腾前总要向门口侦察一番。后来知道,"小白鸽"和"马桶盖"都是下放知青,"马桶盖"是另一个知青点的。

"小白鸽"就住在祠堂的一间偏房里,木格子窗被她糊上了白报纸。记忆中,"小白鸽"特别喜欢我,是因为我学习的用功?穿着比其他孩子整洁干净?还是其它什么?不得而知。那时父母分居两地,母亲带我在乡下。一次赶上农忙,母亲在地头挪不开身,放了学,我就被"小白鸽"领进她的房间。一床一桌一椅一灶,就是房中的所有。最显眼的,是桌上的一幅她穿着白裙子的照片。见我盯着照片看,她问:"好看不?""好看,像小白鸽!"我答。老师的脸上立即飞起一片红云。

也就在那次,看见桌上有一叠方格子的纸,上面写着一行行长短不一的字。见我盯着上面认识的几个字看,她就说,这是诗。然后就拿起一张念给我听。已记不清诗的内容了,只感觉从她口中吐出的语言是那么的美,强烈地勾起我对那个叫诗的东西的欲望。我想,我后来对缪斯情有独钟,是不是从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深情的种子?

母亲去县城见父亲,就将我"交代"给老师。晚上,窗格子有响动,睡眠朦胧中,见一个"马桶盖"在窗外的月光下一闪。门好似是被月光推开的,一个白裙飘飘的身影消失在月色和我的睡梦里。

记得有两天,老师把自己关在房里任谁敲也不出来。再来上课,眼红肿得像两只桃子。后来大队书记就被公社民兵抓了起来,说是"破坏"上山下乡"罪。据说,在他被关进公社的当夜,被"马桶盖"摸进去弄残了传宗接代的家伙,"马桶盖"也为此也进了大牢。这事,在当时的三乡四镇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没多久,老师就真的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就像那个夜晚,一袭白裙飘飘,像一只小白鸽,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月光里。

随即,祠堂里的学校解散,学生被并到了公社小学。

我经常后悔,我竟然不知道我的启蒙老师的名字。我更不知道她现在何方、过得怎样?她是否还愿意回首那沧桑岁月,是否还能记起,在她短暂的教师生涯里,还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她就像一只小白鸽,飞过了我童年懵懂的天空后再无音讯,让我在多年后的今天,用她教会的文字写着对她的祝福与怀念。



麻雀,神性的鸟儿(组诗)

作者:张芳学

回乡偶书

带着装满的乡愁
忐忑的心里满是愧疚的谎言
家中的老爸老妈
满眼希冀地盼着我回家
大门口的柿子树早已发芽
鸡儿还在树下刨食
花盆里的迎春花
露出金灿灿的笑脸
在这个春天回家
把蔬菜籽交到父亲手中
就像希望抵达
我的眼睛里噙满泪花
一个人行走在村庄的路上
走不出无名的惆怅
喊我乳名的声音是多么亲切
五味杂陈的心里还能说些什么

独坐村头

时间的暗流
在心底汹涌澎湃
屁股下的石头不语
却知晓我沉重的心事
人去楼空的村庄
神性的美谁去欣赏
荒芜的田地里
野兽在荒草丛中出没
老人和孩子
犹如瓦楞上的草
孤独无助的眼神里
谁能读懂他们的无奈
扶贫之路越修越宽
可怎么也留不住我的兄弟姐妹
纯朴的新家园里
找不到养家糊口的路
候鸟一样的人啊
总能用勤劳的汗水换取生命的盐
他乡容纳不下灵魂啊
故乡却安置不了肉身

父亲的庄稼

看着满天的乌云
父亲冒着星星点点的雨
把白菜籽撒进土里
回家路上,他不停地念叨
几天之后就能看到
白菜可爱的身影
比油花还贵重的雨啊

轻轻地一绕就远去了
土里的白菜籽像缺奶的婴儿
没有一丝生机
父亲着急了
抄起扁担到远处的河里挑水
然后一小勺一小勺的浇灌
数天后,一双双嫩绿的小手
在风中摇摆
父亲笑嘻嘻地看着
像看着他刚会走路的孙子
在他的心里
庄稼就是他的命

伤别离

父亲把苦涩煮进茶罐
母亲把日子在灶火里点燃
平平淡淡的幸福
总是那么奢侈
寒风吹了一夜
路灯眼睛似的闪闪烁烁
彼岸的花朵为谁默默地开放

雨水敲打着树叶
这是谁弹奏的离别之歌
一行行熟悉的脚印
绵延到遥远的地方——

莲之歌

佛性禅心的莲
从污泥中脱水而出
始终保持着干净的灵魂
不管水面下发生了什么
莲叶之上的花朵
总是灿然盛开
蜻蜓飞舞
莲语声声
谁能懂得藕断丝连的苦楚
默默无闻的藕啊
在无人知晓的黑暗中
成就了光洁艳丽的莲
水面微微荡漾
鱼戏莲叶间
多么和谐

麻雀

这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
在树荫下捉迷藏

没心没肺的说着想说的话
仿佛快乐的天使
这群山乡哺育的精灵
到处都有自己的舞台
无论季节怎样变换
一如既往地吟唱着
在起起落落中
体味生命的精彩
无忧无虑
宠辱不惊
有时会跳跃在你面前
以一种微妙的语言对话——
麻雀,神性的鸟儿
简单而玄妙莫测

雨下了一夜

堆积了那么多的幽怨
乘着夜色倾述而来
滴滴答答的语言
谁能听懂其中的心事
没有雷电的呐喊
没有狂风的肆虐
只有雨滴的声响
像夜晚的清唱
不紧不慢地节拍
敲打在美梦的边缘
洗礼过的思想
与草木一样地真实
雨下了一夜
山崖底下的猫头鹰呻吟了一夜
清晨的雾霭里
一朵山花凄清地开放

做一棵小草

整个下午
我都在努力
把心底的杂念排除干净
做一棵无欲无求的小草
哪怕生在悬崖峭壁
哪怕长于海角天涯
我都会一如既往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只要春风吹过的地方
到处都是我的亲人和伙伴
饮风餐露 鸟语花香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身体里的鲜血
保持着纯净的绿

天边飘过五彩的云
撒下万道光茫

乡村公路

乡村公路像一条纽带
连接着周围的村庄
路旁的树木
就像闲散的人群
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什么
羊肠小道变成水泥路
悠闲的人们
漫步在康庄大道上
大大小小的车辆
从这里出发
就能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午茶

坐在窗前,看阳光
在院子里流淌
平静的心燥热不安
泡一壶热茶
驱赶体外的纷杂
在茶壶里加入冰糖和
黄芪 菊花 大枣 枸杞
让五味杂陈的思想
多一分清净
少一分忐忑
生活这杯茶
苦涩里渗透出一丝甘甜
剔除心中的邪念
饮一杯苦茶
也能品尝到生活的真谛

岁月静好

身居山乡,岁月静好
天之蓝,蓝得没有一丝杂念
白云悠悠而过
山花灿烂地盛开
每一棵草都很幸福
风景这边独好
静美的时光里
鸟鸣就是最清脆的音符
牛羊安闲地在山坡上吃草
水彩画一样的田园
浸润着好心情
沐浴着煦暖的阳光
闭上眼睛
仿佛这里就是天堂